

鶴臺先生遺稿

自五至六

~ 16

650

3



16
650
卷



鶴臺先生遺稿卷之五

長門閔瀧長愷彌八著

門人 若太中伯禮校

序

南郭先生燈下書序

才難其不然乎竊見昭代右文之教光被四表粵西
粵南郁郁乎嚮於風化文學之行於斯為盛則大化
之所陶隆運之所蒸固當有作者如雲述以文永而
詩大雅炳焉比隆漢唐張皇時運以鳴大東之盛也
而猶且寥寥乎千載之下能庶幾乎彼遷固李杜者

千里而一士猶比肩也。則何以對揚國家文明之運乎。才難其然。雖則其然。海內之大。人物之殷。亦豈如斯之難矣哉。蓋其學之不得方也。夫不然。人之欲善。誰不如吾。何其于今寥寥乎。譬之行邁。雖使夸父之儼。飛廉之捷。北嚮而圖南。則窮日之力。奚能至矣。不渴而斃。疲而已也。已方其學之急也乎。雖然乎。多岐之易惑。能知其方。是爲難。爾揚朱之所以哭。邪指南之所以造。邪其斯南郭先生之所以筆此書也。是學詩文之方也。答問者答遠人之問也。以國字者。意在發蒙也。辭之脩。不姑置焉。後進之士。由道於斯。能用

其極。則乃千載之下。彼遷固李杜。可得而庶幾矣。夫而後作者濟濟。大東文章如揭日月。世運之隆。於是乎可見也。才亦豈如斯之難矣哉。余旣辭先生。西遊京師。書賈某將梓此書。齋來求余序。之余竊謂此書行也。後進之士賴焉。何其可已也。遂序以公之海內。云。若夫不受命之咎。無所逃於先生也。乃不恤焉。

類纂管傳序

管公少小起家。大學生。才名夙著。歷事五帝。德望彌高。官至右相。獨奈昊天弗弔。橫罹讒害。延喜中。左遷鎮西。遂含冤薨於謫所。時朝廷諱使名臣終于冤屈。

令史臣焚其籍也。故後世無得而述已矣。然口碑所傳存什一於千百。而不知揚之爲抑。譽之爲毀者。往往有之。法印榮政敬事其神數十年。於茲傷其如斯。乃經歷諸州。凡有管公祠廟。則謁焉。而見奉祀者。訪求神之事迹。聞見斯筆。蓋亦數十年矣。櫝中之藏。堆積於是。纂諸家說。列神履歷。名曰類纂。管傳若其有異同之說者。則一一旁書之。以備考索。不敢以其意取舍焉。蓋敬慎之至云爾。

雜華集序

余聞雜華者。晉賢之行也。東廬無隱禪師。初自北地遁于伊陽。命其卓錫攸曰。雜華林。蓋慕晉賢之行也。公天才卓出。雅好典素。其學博綜。無所不窺。藻思如湧。特工翰墨。其持論每謂三學之序。六度之行。般若爲之嚆矢。而發蒙生明。莫善於學。標宗載道。莫善於文矣。夫般若爲體。離理路絕言詮。故自心心相照者。視之則拈華豎拂。旣落一塵。奚况蟲形鳥跡乎。雖然。西乾之教。遐漸于大東。正始之音。緬傳于像末者。亦豈非以素多覽爲之命脉乎。如斯乎文字之不可已。也是以淵觀提唱之餘。手不釋卷。如其會境。應緣玄機。所逗口占爲韻。筆受爲章者。爲無孔笛。爲金龍尺。

續爲心學典論爲此編也蓋無孔笛典論之作其志
在成一家言揄揚宗風潤色法門故其體純而雅正
而暢矣至如此編則左右所輯隨出隨筆有其應也
不得已者有不得不蹈緇林塗轍者有俄頃一揮不
遑脩飾者是其所以體裁兼具風調不一而亦祇足
以見大方之富也已夫東廬之爲山也號曰海西法
窟龍象所湊雲海不啻也故來踞獅子座者每難其
入焉而公以輿望膺其選則其德操之高可知已而
其糝糠所陶鑄亦又如此則知薩埵行門旁礴願海
汪洋而非彘蠡測所能際焉爾

醫斷序

吉益君爲醫也稽古立極明今御方蓋其所祖述特
在張仲景氏云乃至其發奸誅邪排固解難確乎不
可拔凜乎不可動譬猶執鉞旌制閫外命也是以世
之疑且懼者多矣而至衆工無措見以爲遊魂行尸
者得君能起焉則世不可以無君也平居謂爲世之
疑懼吐剛茹柔阿媚希售者奚其無特操乎予生之
初裸蟲耳藉令術之不行亦豈失爲裸蟲乎何媚世
之爲屬者其門人輯錄師說命曰醫斷此書之行也
疑且懼者亦益多矣而后識者左袒君也猶瞿圃之

射馬雨

豐西君詩集序

藩公族豐西君少好學師事於周南縣子其在東
都也從遊於南郭服子又使其臣如縣子祺吉某者
從事於斯亦皆褒然為知名士云其在閒燕或延文
藝之士相共尚論今古品藻風雅或讀書哦詩翫書
畫操絲竹其素志所尚終食之間未嘗不在於斯文
也是以一藩翕然推為斯道主盟焉君據剛明英邁
之資負豪宕不羈之才輕蔑俗士頗忽禮檢於是乎
不能無招群小詆訐且也不幸罹病未及強仕謝病

乞老矣遂乃謝賓客廢絲竹遠勝妾却服玩環堵蕭
然溪刻自處高蹈抖擻之士不啻也如將以此終身
者而其幽獨聊蕭之懷慷慨悵憤之情一託諸詩以
消遣日月焉耳嗟乎君其章甫瑚璉之器不得用諸
聘享會同之際英邁之氣跌宕之才不得有所宣泄
而一託諸幽獨悵憤之聲此之謂變體若其前編諸
作則庶乎正雅之旨矣今不必論焉世之君子因其
正以觀其志因其變以觀其世亦將有感於斯集云
爾

灞山詩集序

田君子恭爲人温恭風姿都雅好學深於詩其詩猶其人也其於詩也自漢魏六朝至唐明諸家無所不熟覽精究焉勿論諸名家作稱逸品絕唱當行合作者卽至其他諸篇所記而諷凡幾千餘首至其別淑慝辨錙銖則譬猶鑑照衡縣無所逃其品藻也蓋詩之有論也至南宋嚴儀卿明胡元瑞而極矣而二子至其自運則不唯寥寥乎雖有一二傳者亦無足觀焉則學也識也於詩亡當乎雖然君之於詩學精而識明是以其選也不然則吾黨之士孰不能詩唯以其才而已則其豈咸出君之下乎學之識之不可以

已也而二子如彼者蓋才之罪也已君則不然出之以性情運之以才思諧之以風調鍛之以工力務欲一當古之作者也仲尼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君其庶幾乎君自幼多病年未及強仕辭職家居鍼石不離其躬是以不能用其力於文也惜夫卽或天祐吉人假之以年渙乎有起色則立言之美必有可傳者豈翅深於詩云爾乎

爲學正論序

予久不見良佐私謂多病倦勤旣廢筆研屬者予在荻府良佐袖一冊子來語曰是予近所著議論頗有

與世逕庭者。而子以爲可。則公諾。四方如其不可。則返之。造化耳。予一再卒業。其立論大旨。如貴約厭博。欲速成。而無游息藏脩之思者。雖然。如其審王侯貴人。與顯門者。流之分。各有所當。稽古知今。察時勢。從國俗。不關事情。是豈世之汨理。意馳浮文者。所能企及乎哉。良佐爲人。沉敏寡言。不求名達。是以世之君子。無得而稱焉。雖文要如予者。及覽斯篇。初知其學所造。爽然自失矣。遂乃繫一言於篇端。以促其傳播云。

周南先生文集後序

先生自幼陪良齋先生敏慧著稱。弱冠受業。徂來先生從遊有年。及其學之成。經術文章。褒然一時。號稱關西大師。於是大開風化。興學宮。育英才。遂乃使吾藩。文學列國。莫之與京矣。而其樂道居業。繼以年歲少而壯。而老。蓋如一日。則其富著作也。可概知矣。然而天性謙恭。不文自居。是以平生所著。不復存其稿。徂來先生歿後。每有自遠方來。請業者。乃辭曰。有德夫子。遷在焉。子往從事。以吾材。謙識陋。昂然居益者。列吾豈敢乎。其拒損如此。嘗論文。謂夫文以載道。世以載文。故不能無升降。秦漢邈焉。作者爲盛。六

朝浮靡韓柳質勝脩辭理勝相掩不失古則其唯在
明李王乎雖然滄溟高古或病雷同倉州博大時失
厯駁而棘鉤艱深二氏既已不免當時之謗議也蓋
自韓柳廢古言程朱汨古學斯文陵遲奚翅秦火當
斯際也雖有明者亦未如之何也已而二氏者獨鱗
乎泥中不蒙塵埃執古御今擬議變化自成一家豈
不誠大丈夫哉是吾徂來先生之所以復古建極使
學者假道於二氏也由塗於斯會極於古至如自運
則存乎其人矣是可以見其所立也及先生齒德名
望彌劭乃海內之士欲得其片言隻辭請刻其集不

置焉吾黨二三子亦欲及先生之世鑄之不朽以傳
其人屢請皆不可曰夫述先聖詔後生儒者之業是
已而吾師之書具在焉豈有所不足而竢吾言乎若
其闡幽顯微則德夫子遷輩亦既有成書吾之所以
詔來哲者亦唯如是已無已則良史乎然而吾非其
才也乃如二三子謀不朽吾則不過雕蟲小技耳安
在於其爲立言經世乎吾豈爲名高者乎惡乎以是
區區者爲宛其死矣亦唯二三子所爲於是乎不得
請及其歿也二三子相與謀曰是豈可不傳乎夫有
涯之生結爲大年好學遊藝不知老之將至則其可

以不朽於天下後世者亦唯是已。若其德也功也則獨吾藩人士見而知之也已。且也先生文則秦漢為歸詩則關天而其學之才之識可以高視一世而庸後生也何其可已。乃相與彙且校而請南郭先生序以布之四方如其遺逸更俟他日云。

藏志序

醫官法眼平安山脇君往年有觀藏之舉即著圖志以示門人吾藩醫流多遊其門者及見圖志皆蹶然起相共謀欲徵諸物焉時屬有處斬者乃請有司解其屍觀焉自其藏府位置色澤至管竅所通脂膜所

絡骨節筋脉大小長短一如志所載分毫不差矣相傳本藩昔年有獲姦賊於城中侍醫請剮剝之使畫工即圖焉其圖秘而不出曰此圖一出則醫籍盡廢孰復信吾輩乎近有竊得其圖者亦與君之所志吾黨所觀一一昭合矣於是乎益知內經諸書說五藏六府者之為妄誕也夫苟不明藏府所位關節所束水穀所輸氣血所運則安能得知癥結所在而治之乎而上下千餘年容欺不疑執迷不返衛生之道淪胥窮矣豈非生民之一大不幸乎君憫其如此奮然發志撥千古迷蒙揭濟生標準以傳于其人于將來

其功大且遠矣哉。且如其卷後所附中風氣厥諸說，古人所未發，可謂金篦刮膜也。識者其有取焉爾。

華陽文集序

吾藩興學宮也。首舉華陽先生補弟子，負予自十四五歲。既廩穎宮時，先生既衰，然為諸生冠。誘掖後進，攻業課藝，孳孳不倦，夜以繼日矣。居亡何，宦京師，從伊東涯受其古義。三年而歸矣。會先師周南先生自東都至，盛唱物子之學。先生乃盡舍其所學，一意從事古文辭。於是乎經益明，業益進，聲益著矣。乃自都講擢列文學，臣數年選為侍講，遂以宿德遷學館祭

酒後病免家居。侯時時召對顧問，如侍講時。齡及致事，請老不聽，猶尚召對如故。云先生為人溫恭敦樸，簡默慎重，似不能言者，自謂拙於媿辭，乏於藻繪，是以其所著述未嘗輒以示人也。而其畜力所造積材，所構語從情而得，筆承意而至，詩則無所不具體，文則巍然自為一家焉。然無心傳諸通邑大都，以求當世之名也。蓋疾夫輓近輕薄之徒，動輒刊刻其蛙鳴蟬噪，鳩舌蟹行者，以為誇詡之具，鉤名冒利，不知羞恥也。其門人子弟以所輯且校者示予，予卒業語曰：夫吾藩四五十年來，挾策操觚之士，鬱鬱踴踴，文翁

西蜀之化於斯爲盛矣而其明經飾行矜式中國御
芬蜚英潤色國光接武先師者舍先生而其誰乎此
集之出也世必有擊節絕倒於刻羽引商之際者哉
是豈可藏名山還造化乎乃序以授焉

嚶鳴館詩集序

予宦東都與張州紀世馨氏相歡往來有年矣其人
俊雅溫克清辨嫻應對其學博綜旁通華音其所交
皆當世知名之士諸侯大夫延爲賓師弟子日進矣
一日齎嚶鳴館詩集示予曰是吾所著也夫詩者心
聲也感乎內而宣乎外者也吾見當今作者或語奇

而境背調高而情浮如圖畫美人如剪裁名花自化
工賦物視之筵楹不啻也可謂無病而呻無喪而哀
者也已無所見其才也吾豈病者乎情與境應語與
興合是吾心聲也欲質諸足下以公炙嗜庶足下品
隲且叙焉予受而卒業其詩平淡清雅而無纖巧輕
俊之態七言歌行中間有傳鈇華者而非其本色也
是可以諷世之浮華淫靡之流也遂評且叙其語以
徵諸臭味云

徂來先生醫言序

吾潘侍醫中村玄與子家藏徂來先生手書一小冊

子批評醫學辨害者也。蓋王父玄與子受業於道三玄淵君與先生之父方菴君爲同學矣。父庸軒子遊於道三玄者君之門。以方菴君爲其父之執就而肄業。是以亦與先生親善。庸軒一日讀雲菴書。先生乃批其臧否。授之草草。謾筆固無意傳播。且其所見未脫頭巾氣習。雖然其論玄奧其語明。豈識之士所不能企及也。今茲玄與子與其子玄春在東都。將刊布之。謀予。予曰。先生述往聖牖來學。非漢唐諸儒之所及。則其片語隻字。學者亦可尸祝之。豈可獨秘諸帳中乎。於是乎玄春校且序以傳於世焉。爾。

畫藪序

江人宋君紫石號雪溪。自幼好畫。爲人奇古。有塵外之致。其畫猶其人也。凡海內名山勝區。無不遊覽者。古畫圖志。無不收藏者焉。嘗遊長崎。受清人沈銓筆法。歸而客居於東都。自諸侯大夫。延致請求。而不置焉。其聲籍籍乎都下。云嘗謂書畫之道。與氣運升降。品格體裁。以代異矣。乃命其門人澤東宿。輯錄李唐以還五代名畫。以見其體之變矣。名曰畫藪。既而又合刻門人雜畫奇品。笠翁人家。賞奇軒人物。方于魯墨譜。以爲後編。使遊其門者。取則於斯。可謂畫家之

執柯也。余嘗觀元信雪舟之輩所作宛乎宋人面目
氣骨可尚也。降及輓近，萎蕪不振，日甚一日。是何以
能對揚國家隆運乎哉！此刻之出也，或有好事之士
超然流俗之外，黼黻昭代者矣。於是乎叙。

自鳴草序

夫天籟之觸物也，吹萬不同，而無不自鳴者矣。况乎
七竅所鑿，九藏所通，感斯動，動斯鳴焉。勿論風雅騷
賦，自天橋雲垣之唱浪，速安積之詠以降，歷世所選
諸家所輯，無非皆其自鳴者也。於其所鳴乎，可以知
其世，可以觀其人，所以使黃鳥好音，鳴鴉革響者，亦

恒於斯焉。山縣子好國風，從天朝名公受業，業益進
矣。錄其所作名曰自鳴草，意在斯乎。

大湫詩集序

南宮子隱居，勢桑那教授數年，受業者益多矣。鄉者
予在東都也，介紀世馨氏書詩通好，而憾未識其面
也。客歲春，予復東來，道宿桑那，乃訪其隱居，則負郭
窮巷也。一見如故，携手登樓，樓曰積翠，呼門生，命酒
擊鮮，披懷雄飲，撫掌劇談，酒間出其詩集，示予，且請
繫一言於首焉。予諾而別矣。來都稍間，則取閱之，其
詩自出杼軸，不公人之垣墻，奇語新意，多可觀者。而

是特其塵垢之所陶鑄爾。至如其經義，則見所與韓客論辨者，可謂精密也。其誘造後進，循循不倦。張濃之士，亦被其風化。云豈非所謂隱君子者乎？明和丙戌秋七月。

題綠猗亭詩序并詩

田君卜居秋府東原園中，有池脩竹夾岸，池上有亭。周南翁命曰綠猗，有記焉。社中諸子亦或記焉，或詩焉。以予亦有同心之誼，書以求一言其亭之所觀與所以命亭者。諸君蓋業已言之，何俟予置喙乎？意者諸子之集此亭也，名理遠軼，正始之音，辭藻高超，建

安之體，如旃金蘭之契，甚於友于。何啻二陸之飲，條中丘壑之致，有似嘉遯，不異七子之遊林下。予索居田間，不得與此會，為可以憾已。君為人文弱，美風儀好學，善詩。其詩有竹枝縹緲之韻，若夫夏之日冬之夜，朗月清風，高枕此亭，以洩其所鬱，則將母天籟乎地籟乎。琤琤戛戛，自已嗣響者哉。其樂可知也。遂詩以贈其詩曰：

君子相攸于彼東原，東原何有綠竹如垣。于築其室于樂其園。

東原之園洵美且宜，君子攸止良朋攸來。游斯息斯。

歌斯哭斯

贈雲洞上人序

大抵本邦之浮屠者不習文辭焉。云蓋戰國之時。控弦成俗。而士人無有爲從事爾雅之業。緩急之求。儒史浮屠其代之。乃自虎關玄惠之類。雖不足列諸作者乎。亦猶有可觀焉。神祖戲撥以還。百有餘年。四方無虞。闡詩書腹吻。笥翰世不乏文學之士。而方袍圓顛之士。寥寥乎無聞也。間或一二黠者。弘道自任。自張大謂我聖也。佛也。何爲不可也。卽其所爲。則侏離蟹行。不可得而句焉。然且不能自休。非愚則誣也。

卽其次。或謂文辭豈爲吾輩之設。我何以爲哉。一旦見人窮詰。則頌非而澤。曰多岐軋乎道。可以無學。無學不害。或謂彼其難爲之爲。非吾所及也。姑從吾所好。栩栩然仰人鼻息。舌是出耳。是食斯已。不能自發一識。猶且以爲僂躬處休斯而足矣。側目人之有技。曰彼何爲者。求勝近名哉。超津筏而上之。云者空空者托而逃焉。乃其六百之大藏。羅什之徒。所爲翻以傳。抑何如此之多也。言道之輿也。文言之章也。古之人有盡物之情。僞乎已之聰明焉。盡焉而斷自中心。於是乎立道而立言。章以明之。輿以行之。乃詩書禮

樂之教諸子百家之流其言則有精粗卑高之不齊
要之皆固道其所道欲使所盡乎己之聰明行久致
遠已矣故欲見古人之意也必於言也必於言也而
古人之意如指掌也豈不愉快乎苟言之不明而意
可見余斯之未能信也文辭之不習是謂無文無文
無所庸至於道矣譬之欲速飛之翦其羽也文辭之
不可以已浮屠之道余未學之雖然乎學問之道可
知也誰曰不然余持此論久矣而無可為稱焉者今
茲春負笈宦上國見毛野雲洞上人緣山中谷乃一
見而已心知其為余稍益近之大異乎世之浮屠者

之撰即為上人稱焉若有側目上人謂求勝近名哉
者此其足以閒執夫人之口爾

送谷子還長州序

蓋谷子大人年將六十宦東都二年于此谷子留守
舍而慮其年老越在一方朝夕之無人寢食之不安
也然而難舍家去焉乃請太孺人太孺人曰吾亦為
之慮久矣即得汝之往則吾無憂也吾有為汝也妻
者在側雖汝不在也猶在也谷子得請其喜可知也
乃以今年春來東都即其所與偕則周南先生及余
長愷云若夫所經由亡論名山大川即自古昔帝王

之宅。神鬼仙佛之栖。龍盤虎踞之地。躍馬擐旗之蹟。風人之所理詠。隱逸之所考槃。無不探索游覽焉者。余猶識谷子之言曰。竒哉此遊也。余父固有勝情而少長官途。未嘗能足涉丘壑也。乃今余之所遊履。藝則有巖。此居寰內三勝之一者。隱然大海之中。使人有凌雲之意。信竒觀哉。播則有書寫及曾禰石室。攝摩耶高蟠。挿天匹練。瀑噴珠下。天須磨赤石。一覽大海。豈不亦竒哉。琵琶湖石鏡山芙蓉之表。大東大堰澶漫奔盪。函嶺百二之險。繪島孤絕。鎌倉陳蹟。凡足跡所及。三海內之二。亦壯遊哉。卽其山川之令秀。江

海之巨浸。余且丹青其言而爲之。絢一一談說父前。豈不衆山忽然傳響於一室內哉。是使余之父所謂卧以遊之也。而後遊亦益竒哉。是可見其愛親之意。造次之不忘也。初來三日。都下失火。延及本藩。兩邸焚燬。倉卒之變。一藩如狂。火定之後。亦不能輒辨廬舍。則藩中士夫皆班荆枕塊焉。方是時。谷子左右大人拮据甚勤。尋又有先侯喪。顧谷大人年老而在儼然喪服中。而以其恩遇特盛。喪父母不啻也。亦復得谷子稍稍慰安之。賴以無患焉。余惟谷子此來。蓋可謂天也。先火起。倉卒廬舍不辨。已而君臣罹憂如喪。

父母之時微谷子左右之大人之憂有不可測者也
 段其無他谷子愛親之至遠而聽之其憂懼有不可
 言者也是豈可謂偶然哉即今世子襲封藩中心
 稍定矣乃大人謂谷子曰吾雖年老猶尚健飲食汝
 之所見也且吾依君之寵靈賴無或他焉顧吾家處
 者拙者新婦耳不可使家久無政也汝還為政令吾
 得無西顧之憂而陳力公事則吾之志也汝亦弗思
 汝之母企踵含悲乎谷子不得辭乃徐徐行余序以
 別

贈周府令中川子貫序

本藩制設治十八所立令長臨焉而周府治羯摩稱
 最大而最難治故令難其人也選元士之能者為之
 秩其班於行人銳將右而貴重非他縣令所及也蓋
 周府所管北接德地東疆德山西北隣吉敷東南海
 上諸島隸焉而以羯摩為沿海之咽喉也樓船將士
 柁師篙工及艨艟船艦皆備焉是以邑多豪家商賈
 列肆農工雜處而濱海有漁鹽民輕靡成風姦詐相
 高是其所以稱最難治也子貫初近侍泰桓侯夙夜
 在公十數年如一日乃選為周府數年于今矣子貫
 謂夫先王禮樂之教邈焉後世所以使君子成德達

材以供天職。小人移風易俗以易使也者，莫善於學焉。故秦桓侯創明倫館以教國子弟，其旨遠矣哉。今侯紹述之志，有光先侯而為政之臣，皆將順其美，則吾儕承之以莅一方者，苟偶然不奉德意，其謂之何？且夫令長之職在奉宣恩澤，使吏民嚮乎教化已矣。遂議起鄉校，然以事不可造次，自元文戊午冬始會鄉子弟於治廳肄業，月三次以為常，以視子弟志試鄉校成不令，且四年而子弟勤業不懈，人人皆有欲鄉校亟成之意也。越今歲辛酉夏，子貫以鄉校事請輒聽焉。先是羯摩有河處士者，教授鄉子弟而異等

之士如山子濯田望之、倉彥平、彬彬皆出其門。處士歿後寥寥無接其武者，今也。子貫以處士舊宅為鄉校，攸蓋以旌前賢之蹟而垂之無窮也。於是乎鄉校成矣。乃分文武諸科，日集子弟課業，子弟亦愈益勤業不懈，人人皆樂遊鄉校也。則自是以往，賢良秀才之士供治國用者，濟濟焉出而民德歸厚也。可翹足而竢矣。子貫之所以奉順德意而貽吏民於將來者，不亦大矣乎？或曰：子貫臨敝邑先起學校，其功實偉哉。然而猶多不厭人心者矣。夫大濟當孔道之津，而不復建橋，可謂仁乎？伐漆丘材，浮沙安摩，川川以東穿

新渠直達羯摩而官鬻之收其利是以薪樵價躍貴
近道炊桂而百姓苦繇役段令其利國如何害民是
桑弘羊之徒所為爾且夫德地之山伐之便則德地
令為之可謂尸祝治庖已子以為如何予曰是非長
者言也夫娑摩川水湍悍勢如建瓴大水一至齧崖
湯石自父老所睹記造橋無慮十數隨造隨沒大氏
不能持三五年之久矣其竭國財窮民力而屢復覆
轍則知者不為是其所以猶豫而計使橋堪久已矣
德地之山道途險隘難於運送縮轂之口去汾河十
里而遠矣一章材用力數百斤賣之利不足以償其

費也故斧斤不入徒為豺狼攸伏是非盡地力道也
苟伐之得其道運之盡其策而其價足以償費也則
所謂人棄吾取以助國用何必不可且自古興利之
說得失互有何足以深咎乎夫為政之道大者立而
小者從焉則子貫之舉可謂知本已周府雖大其庶
幾乎子貫不以予不敏與謀鄉校事則及其成也豈
得不說乎豈得不說乎

贈東原阪子令山口序

余既廩頰官時阪君與谷子曰遊諸生間稱東原二
子而其經明行脩持論中窾業已藉藉乎藩中其所

與遊多知名士云。因君亦得識阪翁翁爲人沈敏有幹器起家刀筆累遷東曹掾西府長史遂進擢監郡列班適士屢加章祿年已七十而致事矣當其間燕侍坐也相與商榷千古抑揚當世方人物臧否論事體得失翁語以吏治君依經術以對發難反復不究不措居以爲樂而肅雍敬愛之意未嘗少衰也其父子相承順也如此故君之通當世務明法令典故雖老乎仕途者殆不能及也自大姓巨室至諸親戚朋友每遇事變難處者則必謀諸君乃輒爲援古義裁制可否人人各謂如己意矣及谷子歿視其遺孤猶

子也人皆服其忠厚焉阪翁旣老矣而君襲祿於是乎與君厚善者相謂曰阪某旣受祿則宜就仕進雖彼其名望已高矣而未嘗試其實於一官且夫科例所限非次超用一旦署之右職則衆心不厭又將居之冗散乎亦豈稱公室舉賢急才之意哉阪某實難乎銓衡者哉居亡何補山口令山口者大內氏所都自藝興之奉大將軍霸西諸侯也其城郭街市宮廟寺觀比雄神京爲關以西大都會今猶號爲大縣其民有古遺風淳厚畏法不趨姦利其土沃而饒多豪富士人雜居陌格間貴公子世家食邑隸焉故其治

難易相半。令重其人。也。蓋吾先侯之躬學官也。將以先風化。被諸一國也。然介曹之夫。紈袴之子。或藉父祖蔭。或負世俗智。趨趨勢要之門。日疲于請謁。僥倖進取者。擲揄經術之士。謂此輩亡益於用。今吾東方之治。何所不足於武。斷而假周孔之法。之爲夫封建之治。百有餘年。上之大夫士。世爵祿。下之農工商賈。安業重法。人無賢愚。官無能。不苟受成法。守畫一。亦足以共職塞命也。已。雖然。見史籍所載。循酷之迹。所謂三不欺之說。則雖均之期乎治。而其效霄壤不啻也。不然。有恥無恥。繭絲保障奚別焉。而况昧乎無所

用其心者乎。且夫封建之與郡縣。雖異制乎。而今長之職與邦君共斯民者。何異乎漢宣所稱乎哉。余庶幾阪君之治。勉使名實相應。其民忘所疾苦。益歸乎忠厚。以治行。長者稱揚。進用以益顯。阪翁而使諸經術之士。與而有光榮者。其於斯乎。其於斯乎。

送栗山秀伯之京序

栗山秀伯子者。文仲子之姪也。家世業醫。自幼受學於文仲子。爲人風神爽朗。才識過人。有遠大志。今年秋將遊京。受方法。眼山脇君謁予。贈以一言。乃相與語曰。夫經方多端。是非淆亂。非有識之士。孰能辨別。

皁白而無惑乎。在昔秦越人受方，長桑君其術以神。時乃有拙工號中庶子，秦李醞之輩，大倉公悉去其。故方學公乘陽應，且受諸家要，是以年未四十著名。天下乃至承天子詔問，時乃有齊侍醫遂秦信之輩。可見方有精麤，人有工拙。且夫二子雖非常人，乎所受方與人亦奇也。降迨後世，性理之說浸淫，醫流而方術愈益紛如也。吾東方古有和丹二家，傳隋唐古方，屢遭喪亂，世家失業，竟亡其傳。茲及昭代，乃有曲瀨氏傳宋後方，其術大行海內，醫流至今，皆祖其方。雖間有良工，亦鐵中錚錚者，獨法眼君祖述長沙，其

術多驗，遂成一家名聞海內，豈不誠偉人乎。而今子將受業，可謂方與人皆奇也。夫人為病外有六淫之感，內有九藏之結，見病之所應，知慝之所因，猶之視垣一方，乎是以神聖立法，必有經紀，占色脉分表裏，審虛實察順逆，決死生定嫌疑，此之謂法。法非其人，則徒法焉耳。御法以才而治可得而言也。運才以德而術可得而精也。今子之才足以御法，而所受皆奇，則何患其業之不成乎。雖然，非好生之德，專心壹志，不見異物而遷，猶之庖丁於牛，佝僂丈人於蜩，則安得造其精，洞其微乎。是予之所以望於子也。於是乎

書以為贈

醫官法眼東洋山君壽序

大東隆盛之治百五十年文恬武熙家給人足朝有絃誦之聲野無凍餒之氓人人知重其生而唯疾之患方今之時傲然居於四民外足以餬其口以養父母妻子者莫醫之若也乃勿論通邑大都卽雖十室之邑三戶之聚亦靡不有方袍圍顱挾青囊抱丹書稱醫者而顧其所爲則不過以情度病於冥漠之中探一禁方於彷彿疑似之間而幸厥不瞑眩以竝其反於平而巧言飾拙自欺欺人邪師妖巫之類耳間

或稱國手大匠者亦唯啜澆季醜執滋陰補陽之說取媚於世逐勢利而俯仰焉爾嗚呼醫乎不勝其多矣又不勝其寡矣而有損國家深仁之澤好生之德於冥冥中不可勝言者也私心難謂昭代隆運所蒸人文鬱興經方家亦豈無其人乎孰能更張斯風者予爲之執鞭可也壬申夏侍先師病入京得識法眼山君君則其人哉蓋君三世官醫世稱名工君風神秀朗辭辨雄爽敏邁好學夙讀物子書知儒有古今矣慨然歎曰吾道豈無古今乎乃輒素靈以下醫策歷讀焉至張機書蹶然興曰古在於斯古在於斯遂

乃沈潛精思至忘寢食已有所契乃施諸行事猶之
乎執左券以收宿責也愈益研究不捨旁讀周漢書
以博通於古佐之以六朝至唐論方而立一家法著
醫則一篇以告其則於有志之士於是乎人始知醫
有古今也請官尸解斬首者條理臟腑著九藏圖志
以公于世於是乎人始知銅人明堂之爲虛誕也王
壽秘要方實爲長沙羽翼而斯方未弘其傳君得官
本讎對翻刻以布海內且請官附諸海舶延被殊域
焉凡諸君之所爲可謂決橫流迴狂瀾啓後進之津
梁者哉然則君之於醫也不特使斯民免疵癘天札

之患其業不朽遠及百世則君之景福豈有所究盡
乎君今年五十矣九月某日爲覽揆辰其門人栗山
子以予辱君之交誼且謀所以頌壽乃叙予之所知
於君大且著者以見執鞭之意云

桂運平八十壽序

翁者能登守元澄商也其祖某君實始爲藩公族海
北君臣相承至翁蓋三世矣翁自十二歲事智生子
以質直有才見愛當是時某某二人者嬖幸權傾一
家人人唯恐忤其意而爲讒害也翁獨直已而行不
敢屈節二人者雖意不能平而以翁方信愛無如之

何乃謀以某女或姪妻翁以相連結私告智生子欲藉命以成婚也翁固賤其族且疾其恃寵專恣也乃微知其謀則宣言室老及長吏曰予也有伯氏之男者二足以嗣家且也多病不欲娶妻也段使主有所制而不敢奉命乃自誓藏書于邑祠智生子聞之見其志不可奪而事竟止矣二人者益銜之而以翁益愛任亦無如之何及智生子老病也二人者橫恣益甚人人側目而視無敢斥其惡者翁獨慨然入請問伏辱一一言彼橫恣將不利家者狀智生子大驚蹶然起急召二人大怒譴責之二人者大懼汗出溢背

叩頭辭謝稍稍得解焉翁又見二人者語以入告辭狀且謂卿等所為大不利家亦將不利爾躬予慮至惡之稔人人得告則卿等重得罪故爾爾二人者愧服翁義烈云智生子卒事文子委任益重再為宰躬節儉任才能邑大治文子卒事實相子及今主凡歷事四世奉職不懈六十年一日矣今也既以年老致事有司歲給廩米以為酒肉之資家有大事則使室老就問焉知無不言者翁終不娶無子養伯氏之子某為嗣繼業為老翁為人多質簡威儀好善愛才自幼仕不優不能學焉而喜人之學見人之有能如已

有之其事君也。不敢愛其身。其與大人言也。謬謬無
或面從其接人也。言循性而無所不信。行直情而無
所不忠。故雖仕于家。名聲藉甚矣。性嗜酒。居恒少食
多飲。而不敢踰節。今年夏五月某日。爲翁八十壽誕。
而尚猶健履。聰明不衰。所謂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者
歟。是日也。賀者盈坐。予不佞稱觴祝曰。終爾令德。永
世馨香。貽爾嘉謀。孫子不忘。介爾景福。萬壽無疆。

周南縣先生六十壽序

今茲延享丙寅某月某日。爲周南先生六十初度也。
是日也。勿論其親戚故舊門下士奉觴上壽於一堂。

上者。卽自藩諸大夫知名士。無不篚筐之將。以祝無
疆也。蓋先生今茲春疾病殆將不起矣。而天祐其德。
湯液有靈。稍稍復故。而得有今日也。夫人相賀不已。
不亦宜乎。初先生年甫弱冠。宦于東都。從事徂來翁。
與東野滕生共羽翼復古之業。旣已藉藉乎薦紳先
生間。居亡何會韓使來聘。藩命先生迎之。赤馬津卽
與其學士記室者唱酬於俎豆間。雄篇大章與笑語
出綽綽有餘裕。而其才敏而秀。其調諧而高。彼已自
失。不能敢當也。馬島兩伯陽亦歎賞之。日以海西無
雙云。於是乎先生聲蜚海內。吻翰操觚之士。無不知

吾藩有先生者。而國中輿望亦益歸之。乃超鉅宿擢
爲先侯直講。顧問應對。將匡有年矣。遂建議。勅明倫
館。旣廩諸生。春秋釋菜。先聖先師。以養闔國。人材大
開。風化於斯。吾藩文學之盛。列國無能與比。云先生
爲人。溫恭不輕。棄物其於弟子也。容而有養。詢而不
倦。故自當路。諸大夫衆士。莫不樂從先生而學焉。其
高第弟子。若和子萼。山子濯。津大雅。田望之。倉彦平。
輩皆業已達材成器。各供其職焉。其他執藝教授一
方。若林義卿。曾子泉。及余長愷。又何限矣。乃至使海
內諸薦紳先生。莫不羨先生之富者。豈不盛哉。及今

侯立也。直講如故。少之代。尚齋先生總學官。政數年
于今矣。卽其召見之數。不異往時。而寵待有加焉。是
以大夫士鄉之。愈益甚矣。實爲一國所矜式也。嗚呼
先生之道。之德。可謂大矣已。夫人自幼志于先王之
道。老而不衰。獲于君。信于友。以行于當世。得英才而
育之。立言經世。以傳後世。求備于一人。不可得也。而
先生兼之。且也壽而多男子。卽自非天之寵靈。萃諸
其身。則安能得吉祥善事有諸已。如是乎。然則踰七
十八十。以至兒齒台背。亦奚難焉。則可以永倚賴。斯
文維持風教。而益觀國之光哉。豈唯先生之福云爾。

乎予也僻在海北不得及是日也從二三子後奉觴
上南山頌於一堂上以爲憾已乃竊陳其所以爲天
所祐華封三祝而有其二益脩道之德以對揚天職
而固其寵靈維萬斯年無渝是永以告從遊之士與
共相賀者如斯

公族海北君五十壽序

君者藩支封長府瑞泉侯庶公子吾侯同母兄也初
公族海北文子卒實相子嗣其年亦卒無嗣乃請君
爲嗣享保癸丑冬十一月來繼海北家也元文丁巳
爲留守寬保壬戌秋先侯巡省國中君從焉是年冬

藩奉教塞乃禰河之決君爲總督率庶尹有司臨河
鳩徒僝功明年癸亥春告成入朝東都下教慰勞拜
賜夏四月先侯東觀君仍留爲大相四年甲子從至
自東都留守如故寬延己巳從先侯東明年庚午從
西歸四年辛未春二月先侯卽世今侯入立君爲留
守如故寬曆壬申侯初就封君出迎於周山口三年
癸酉爲國相四年甲戌夏上疏辭職於是命梨羽子
益田子爲相以君總統政事冬十一月辭總統之任
復爲留守七年丁丑春君母氏疾病令君馳往東都
至則旣卒夏侯東觀君仍留爲大相八年戊寅從歸

崔暹通利 卷之五
是年冬十月復爲國相十二年壬午六月命有司均
國中田租明年癸未竣事是年夏特命賜黃金五百
兩以爲奉養之資歲以爲常明和丙戌五月辭相爲
留守今年戊子君年五十秋七月二十有八日爲皇
覽之辰矣是日也琴瑟在御蘭玉列階子壻賓客義
故門下濟濟踰踰稱觴獻壽和樂於一堂之上者可
想見也蓋惟君以諸侯之貴公子降爲列國之大夫
可謂時運之蹇矣雖然今之公族古之卿也得志而
行於中國則管晏狐趙之名豈勝薛邾莒之君所能
企及乎哉海北之入一萬六千是子男之富也君之

德孚于上下而賢勞不遑處者三十年一日矣非得
志而行於中國乎其爲政也四境之內無歎息愁
恨之聲則所以祝釐豈第君子萬壽無疆者豈需求
神問鬼乎夫福善禍淫天道昭昭不可誣矣故雖以
天子之尊諸侯之貴大夫之富而不能追其父祖之
餘殃與自作之孽也吾洞春公之胤獨瑞泉侯之積
德裔福流慶於厥孫子莫不單厚戩穀矣而君繼之
以溫柔儉讓之德而忠貞不怠則天之降休命寧有
所底極乎予長愷初辱文子辟命教授海北而君升
諸公連年祇役在東不得陪盛筵之末親授酌者辭

謹叙列予之所覩見以致楚茨之頌云

壽香川先生七十序

蓋聞香川先生初受業於仁齋先生以治經明古義
裒然為高第弟子已又治軒岐家言從養菴滕翁游
焉蓋翁之為醫也近取則乎彛倫天常之道而不據
隱怪迂僻之說與世之醫家者流大有徑庭乃至先
生則折衷於古義擴而充之以成一家說及其書出
也疑難逢集先生輒為置對辨析而使其道益昭晰
焉乃漢晉隋唐間黃老身毒之說淆之者宋後之論
陷溺性理者壹皆洗然如披瞶霾靄青天乎而後世

之志于醫者稍稍知所適從且其術之行也遐邇麇
至扶危起死者年數百千人四方生徒受業於門者
居恒數十人業成而歸行其術於鄉於國者亦數十
百人嗚呼盛矣哉夫昭代封建之治士世爵祿是以
儒者之徒無用於時假令其人兼四科通六藝亦唯
不過獨淑其躬而已醫則不然匹夫而兼相將之任
末技而執造化之權故苟志于仁精於業則雖堯舜
之所病諸亦猶可庶幾乎而况不啻其躬有之使學
於吾者亦有之乎猶且不已立其言於不朽使天下
後世之人亦有之乎是其為施也可謂博且遠矣已

先生爲儒而醫其思深矣哉夫其澤遠者其流不竭其施博者其報必重則天之所以寵錫先生寧有底止乎且聞先生天性至孝其奉太孺人之歡老而益篤及其卒也自力喪事戚不廢易蓋方俗於喪祭承戰國餘務循簡易國家之制因循未有之革也是以雖有賢者亦能改及古聖人之禮者鮮矣而先生齒踰不毀而服三年之喪自哭踊食沐之數至葬虞朝夕之奠練冠祥禫之節一循守禮制而顏色戚容有以動於人也是雖出于其至情不可已乎亦人之所難能也可以觀其仁焉可以觀其彊焉夫人年及耆

老而猶得待其親而使親安其色養而終其天年其歿也能居喪而盡其哀慕之情焉是其所以得於天者豈非積善之報乎修菴香川先生今年壽七十矣其門人周府由菴能美子謀予所以壽先生者曰夫京師五方之會萬貨所湊則若玉帛皮幣衣服翫好華夷之奇陸海之珍豈先生之所置乎且夫貨財爲禮足以行吾敬而不足以當君子之悅也無已則文乎顯其德於天下傳其人於不朽揭日月亘萬古光彩常新者壽莫久乎是子其文之予雖不文乎辱先生交誼久矣何其可辭蓋予之於先生也有所見而

知者若能美子及神原子年未及強而其術孚于上下大行于國是雖存乎其人而亦可以見先生教育有方也又有所聞而知者并書以為覽揆之祝若夫先生所道則業有成書行于世矣其行事之詳則有門人諸子豈竢予之言乎

又代能美子

蓋予遊於香川先生門數年矣視其診候理劑也小心精密反復尋究而后發之越之和之瀉之亦必期於剛柔相當正反適宜而已雖使其人微證輕者未敢忽諸慎重之至也平居語予輩曰夫生者天地之

德也醫者生之術也百病之機惟微惟深以至微之機委鹵莽之人施治一左死不回踵故術不可不慎也苟非依於好生之德信道之篤者其孰能與於此乎予竊見世之食方技者有不知三部九候為何物者有哺龔朱之糟而不知仲景思邈為何人者有頗涉經方粗解診治而固其童習不能移善如宋人襲礫者凡如此之徒其用精也不過為利矣小焉為衣食之資妻妾之奉大焉問田問舍為子孫計已耳豈亦知好生之德為何物乎是以其治病也察家之有亡按報之多寡不利于吾者去而不顧即其利于吾

也。則不知爲知，不能爲能。百方暗投，僥倖其奇。中荏苒曼衍，至不可救，則便嫁禍於他，以全其名。其和劑也。去貴就賤，且小其量，不問病之輕重，唯利是視。苟利之所在，蠶絲秋毫無所不用其極，而猶且有瘥固不須治者，爾豈爾之力乎？其爲陰慝也，孰大乎？是嗚呼！天監之不遠，陰陽之報影響不啻。則五福六極之所歸，將於何人乎？乃吾先生之所以膺無疆休壽，且康寧亦可以見天之不可誣也。曩者壽其六十也，開宴東山，大會賓客都下，耆舊四方，門人來集者凡數百人。余亦得擁帚末列，共洒掃，役相共述驩呼聲爲

詩爲文，爲國風者。業公于四方，足以觀其盛矣。今茲三月望，又爲其七十，恭惟其齒之益邵也，其德之益隆也。被其大庇，得其大造，心禱口祝，君子萬年者奚翅子姓，門人則東山之會，賓主之美，亦豈往日之比乎？余以羈絆在千里外，故不得駿走左右，稱觴上壽。敢述管窺言，以致祝延誠云爾。

鶴臺先生遺稿卷之五終

鶴臺先生遺稿卷之六

長門 瀧長愷彌八著

門人 若太中伯禮校

紀事

紀石井氏兄弟復讎事

石井兵右衛門者濃大垣人自幼從父仕加藤清正
屢有戰功從移熊本受祿二百石清正卒子忠廣嗣
寬永中有罪國除士臣離散兵右衛門率妻子客居
浪華以擊劔授徒正保紀元生玉里酒肆有客三人
酌酒殺主人傭保被傷者五六人隣里訴市尹遣士

卒緝捕賊在樓上攀梯者下窺斬之殺傷益多不克
獲焉兵右衛門聞之與子兵介走至告官吏曰臣雖
在草莽而使鄉隣罹凶害則於義恥之前者臣適不
在有勞諸君今臣當致力雪恥敢請吏走告市尹得
命兵右衛門大喜乃請曰生獲三人實難焉殺一人
則如何吏曰可乃命兵介汝立樓下予投汝縛兵介
曰服勞少者之分請大人留兵右衛門不聽衷鎖甲
左持炬火疾呼上三人齊鋒迎之炬火搦鼻頭烈燄
衝灼三人退縮乃突進直截一人拏一人投諸樓下
就縛一人事聞留臺濱松侯稱其勇遣近臣賜米

二十擔白金二十錠兵右衛門見使者拜命之辱辭
其賜使者曰子之義則可其如使者何請姑置焉即
行兵右衛門謂兵介曰士雖貧窮也豈可以貨取乎
苟受其賜人將曰爲利忘身者也乃往拜且告其人
曰前辭賜者臣之義實有不得已也無以爲不恭幸
甚遂歸取金與米反之兵右衛門背二擔左右提二
擔兵介負一擔提二擔三反盡二十擔侯歎曰真烈
士哉乃召見勞曰流落多年艱難可知也寡人之士
多就受業者聞子之名也久矣前生玉之舉可謂名
不虛傳也命賜酒解佩刀爲侑自是受二百石客濱

松侯兵介亦給事左右。後侯辭免，就國使兵右衛門
聘舅氏於京。竣事遊覽近郊，至嵯峨野，適見衛門中
習槍窺之。故同僚赤堀源右衛門，今號松軒，引入握
手。道故松軒善管槍，其子源藏亦受父業。兵右衛門
怜其久流離，携源藏歸濱松，聚徒授槍法。時有官本
武藏者，善劍，其徒高阪無一者，歷遊諸州。每過國都，
揭榜招劍槍師比試其藝，所遇必勝。自詫天下無敵，
一時舍濱松，兵右衛門使源藏往會觀者如堵。高阪
揮木劍，赤堀提竹槍，進槩其胸。高阪猶進不已，赤堀
叱曰：汝不知輸贏乎？攫而投焉。衆歎賞不已。高阪赧

然，去侯乃舉赤堀爲槍師。受業者益多。一夜雨雪，
諸少年會飲，醉後語百怪，點燈心百條，一怪滅一條，
將半燈忽然滅。中庭果有物如車輪，轉源藏提槍刺
之，舉燭視之，家狗也。國中傳笑曰：欲屠狗，學源藏兵
右衛門聞而病之。召源藏語曰：聞汝近刺家狗，招人
嘲笑，是汝志未定，術未精也。而暴慢自高，所以來妬
者之口也。汝其戒諸源藏，怫然曰：當其時見怪而不
見狗，不刺則將以爲怯矣。何其不可。兵右衛門聒曰：
甚矣汝之懷也。夫志定則見怪不怪，况家狗乎。汝之
出也，汝父命曰：視予猶父也。予不戒汝，孰復戒者。而

猶如此。况於他人乎。源藏曰：父之命與子之恩，吾豈忘諸。然以藝爲師而未精，是竊祿也。精乎未乎，請子較焉。兵右衛門流涕曰：汝年少，爭藝之短長，宜也。然不唯不聽予言，至欲以予試勝敗，何其無禮之甚。予且挫汝，溢氣使汝自省而已。乃執杖起，源藏撚槍進刺，揮杖繳槍，直入連杖，其頭曰：是汝父之杖也。汝宜銘心。源藏拜伏謝罪，乃命酒慰勉，遣之。兵右衛門家奴不解事，稠人中詫其主，能曰：前日源藏與主人比藝，被杖不能起，予窺見之，語遂流傳。源藏之徒以告源藏，恚謂兵右衛門使奴播吾醜，以辱吾也。乃夜往

見兵右衛門，喜而與碁，止而宿。人定後，源藏起入其寢，刺之而逃。兵右衛門隸中田常右衛門者，夙起，怪寢門啓，入見主人，血汚大驚。時兵介宿直不在，得報走歸，抱尸慟哭，問曰：賊誰？曰：源藏。乃走往，既亾，於是請以復讎之事。侯召曰：不共戴天之仇，不可不報也。妻孥寡人撫之，汝其勿顧慮。乃賜兼高刀，兵介拜辭而行。先往嵯峨野，見仇父松軒曰：汝子殺予，父亾命其匿。汝所汝速出之。對曰：在則在焉，而汝父猶爲所殺。豈汝之敵，不如疾歸之爲愈也。兵介大怒，拔劍擊之。斃矣。將絕哀，告曰：不肖之子，背恩妄義，殺汝之父。

予豈容之聞予爲汝所殺彼將自出於是汝可逞志也予先詈汝者爲激汝之怒也汝其勉旃言竟而絕於是揭榜尸側曰殺松軒者石井兵介也汝父仇而不報不可以立天地間予在濃州谷汲俟汝之至寬文七年七月不赤堀源藏云自是兵介在谷汲久之乏資遣隸常右衛門歸濱松兵介妻臨別有身至是舉男產難歷日漸復常右衛門相見慰問見家事益困計無所獲金有妹未嫁私告曰主人乏資不能復讎汝雖女子爲主出力如何妹曰唯苟可爲主雖粉骨碎身不辭常右衛門喜時有娼家人自京來者乃

相約賣妹八十金持金復適谷汲是時源藏變姓名客浪華其所與遊多惡少年或告曰頃京有殺人者榜曰石井兵介汝知之乎源藏驚曰予父乎卽往見之父也乃率惡少年三人鼓三絃爲乞兒適谷汲窺仇時兵介舍里正里中有稱名寺一日行遊夜歸源藏微之伏南陽院側天雨兵介傾傘過之伏起前後夾擊兵介叱呼何物賊無禮揮劍相當又自左右至劍光四閃衆寡不敵竟死亂刃下常右衛門至而聞其死切齒不及泣歸濱松告其妻妻不勝其哀一慟血暈而絕常右衛門號天哭泣誓曰主人一家罹此

禍者皆源藏之由長養二孤以復讎者非吾其誰乎
乃携三歲兒懷初生孤途中乞乳哺之跋涉至浪華
時其妹爲妓在新街稱狹衣常右衛門欲託二孤狹
衣慨然受託常右衛門乃變服負笈爲巡拜大士者
經歷諸州蹤跡源藏後數年病死海西云狹衣自撫
遺孤每接客見士人有義氣者盡情迎歡欲以爲倚
賴九龜士三井十左衛門者情好特密一時見二兒
在妓側異焉狹衣泣訴曰是妾主之孤也主父子共
爲赤堀氏所殺主母亦死妾兄妹者憫二孤藐焉無
依奉而撫焉欲俟其成立以使復仇爾三井感其節

義乃携歸愛養十餘年兄既十七歲弟亦成童於是
三井謂兄弟曰汝有父祖之仇不可不報也予受狹
衣之託以俟汝之成立者亦唯爲是已紹父之志以
慰其靈者亦唯於斯立身揚名繼絕興廢者亦唯於
斯汝其勉旃乃出二十金以爲行資二人涕泣曰自
幼託君之大庇猶不知有父祖而今承教毛髮悚立
誠宜嘗膽卧薪豈可一日安處乎乃拜辭行兄弟共
爲奴主小諸士鳥井元右衛門家二人以小心服事
見愛一日兄弟私語相泣元右衛門窺見詰之具告
以故元右衛門歎曰汝年少其志可憫計此地僻陋

不便索仇予兄鄉左衛門見在東都爲國邸行人每
徧會列國之士予寄書託汝誰當行者弟三介乃請
行鄉左衛門憐而止之每列國行人相會則語曰寡
君求善槍者有則見教龜山行人曰吾藩有赤堀某
者善管槍嘗殺人其子欲復讎亦爲所殺寡君聞其
勇召而爲師君侯所求其斯人之徒乎鄉左衛門歸
告三介三介大喜拜謝曰幸賴大恩獲仇所在請疾
歸報兄以逞素志乃星夜還小諸兄弟相共往龜山
伺仇一日遇諸塗兄半次郎自後呼曰子非赤堀氏
乎顧曰誰石井氏之子復父祖之仇奮擊傷肩源藏

怒鬪三介躍進擊其額倒半次郎騎刺吭巡邏來問
知其爲復讎聞龜山侯侯稱其孝義命館饋焉遣使
告濱松侯侯嘉之召歸復其田祿又命出金贖妓狹
衣兄弟者母養之云

論曰昔鎌倉時曾我氏兄弟五歲三歲而喪父歷十
有八年至建久四年五月廿八日殺工藤氏復父之
讎也今石井兄弟者亦夙罹家難相距十有八年元
祿四年五月廿八日雪父祖之辱奇哉誠之動天也
可以見已兵介之死以其志不一也常右衛門盡忠
苦身中道而死不得見二孤之逞志哀哉狹衣之賣

身助主受託撫孤終成其志也義烈有才女中君子也哉

紀藤戶新藏復讎事附妓錦木貞節

寬文中白川侯臣有藤戶大右衛門清水權左衛門者二人食祿三百石為侯暫御監鷹權左衛門為人姦狡見大右衛門妻美而悅之屢贈書誘之不答竊謀殺大右衛門奪其妻密屬道士詛之既而侯出獵以大右衛門所監鷹名白綾擊鶴鷹去不反侯怒又取權左衛門所監擊鶴獲焉乃譴大右衛門汝不節鷹之饑飽以致颺去奉職亾狀其杜門待罪賞權

左衛門增祿百石為暫御長賜兼光刀祐乘三物副

焉方俗刀劍飾有目貫小柄并緣頭等謂之三後數物或五物祐乘刻鏤妙工其所作直數百金

日大右衛門被赦權左衛門慊其罪不至死更屬咒之人稍稍相傳曰前大右衛門失鷹者權左衛門詛祝之使然也大右衛門聞之大恨意色怏怏其妻怪而問故語曰權左衛門所為如此予與彼未嘗相惡不知何以害我之至此也蒙辱不雪有怨不報非夫也而其事曖昧信疑難決是以不樂妻曰彼已氏非人也鄉屢使人通慇懃於妾妾對其人詬辱之是其所以怨君乎大右衛門切齒曰予意已決不殺此賊

如何洩憤妻泣曰宜哉君之怒也然君誠殺彼豈得獨全乎妾初不告君者恐禍君也一朝之怒遺身亾家孤寡無託君請忍諸雖然於君之義或不得已則妾有一計使君報怨而無禍也問其計將如何曰妾偽通情招彼來則殺之及妾以姦告官大右衛門歎曰汝愛予也至矣而不顧情義使汝蒙汚名而歿豈忍為之乎予且為汝抑怒而已矣居少焉候復遊獵是日亦權左衛門鷹多獲大右衛門鷹不獲一禽意益怏怏日暮候歸大右衛門在後見權左衛門跨馬意氣揚揚積怒忿發拔劍疾呼擊之馬驚逸權左衛

門墮追及起鬪從者援之大右衛門被傷終為被殺事聞候以為狂沒其家隸松本新左衛門者携寡婦孤兒來東都僑居赤坂改稱松屋十藏磨劍為業共養母子後數月權左衛門姦發亦見逐姑寓東都聞松本欲報主仇逃去大右衛門孤大三郎稍長年既十四十藏子新藏亦十三時赤阪有劍客土岐某十藏遣二人就學劍勵精三年盡受其秘於是大三郎告母請蹤跡復讎母不聽曰汝猶幼弱劍未盡其妙少待之居歲餘復請母曰可也汝其行哉十藏父子請從焉不可曰予遺母遠行未知歸期以有汝在予

心則安且恃援復讎者義士所恥也。母子揮淚而別。十藏送行至千住歸。新藏從行宿。幸手驛夜與語曰。此行也。仇之所在猶且不知。幸或得遇亦白刃之下。孰知生死。予已出門忘身。唯懷母之念未已。故予欲與汝結義爲兄弟。令汝母予母以慰其無聊於汝。如何。新藏曰。至哉。君之孝思也。然主僕之分不可亂也。如何。其可曰。昔爲主僕。今則恩深骨肉。且予以爲可孰敢不可。新藏拜辱。乃舉杯告天地爲盟。畢曰。已爲兄弟。汝父亦予父也。母氏年未及四十。汝父亦猶壯矣。爲夫婦則汝實有母。予亦有父也。予書以請之。汝

亦宜委曲勸諭以成其事也。夙起相別。新藏歸致書於母。書曰。兒幼罹閔凶。失家離國。太孺人守寡撫孤。哀哀劬勞。昊天罔極之恩。未報萬一。一旦拜違膝下。者雖由孝義之不得已。而違養之責。無所逭罪也。意者太孺人自兒之出。相念無措。日甚一日。無聊之切。孰能慰之。是以今夜與新藏盟爲兄弟。太孺人亦當視猶兒也。庶足以少怡目前。已。新藏以太孺人爲母。則兒亦宜父彼之父。太孺人庶亦以兒之意爲意。爲終身計。勿拘小節。則兒之所願也。其母悲泣。謂未亾人未及衰年。彼固恐或有他穢行。以喪名節耳。其愛

宿 卷之二
予之極無所不至。可謂孝也。然予豈無特操者乎。十
藏亦爲人忠實。雖在困阨。主僕之禮不衰。隣里憫其
同居守寡。百方勸諭。遂爲夫婦。云大三郎某年秋八
月至奧會津。爲虛無僧。乞食尋仇。歷仙臺南部岩城
羽米澤秋田山形。將適北越。羽越境有尾形原。延袤
數十里。曠無人居。日旣向暮。二人橫刀前來。其狀獍
惡。呼曰。客請酒錢。爲不聞過塞塗。鼓刀恐喝。大三郎
怒斬一人。如剖竹。一人亾而行。嘯賊八九人響應。齊
鋒走至。斬三人。傷二人。皆逃散。大三郎恐有他賊疾
走。一日夜行二百餘里。初得人家宿焉。意自喜。謂予

劍與術。今而得試焉。雖使仇有三面六臂。亦不足畏。
已。遂自高田過加金澤大聖寺中。越外山。濟琵琶湖。
自京至大阪。僑居四橋。變姓名。結客諸少年。多就學。
劍或尺八者。時遊新街。歡妓賤機。大三郎今年十九
歲。美貌俊爽。諸妓見者咸悅之。荊木樓妓錦木者。與
賤機書乞焉。答云。予於郎有生死之約。非萍水之遇。
不得從命。錦木往見曰。前領回音。不允所請。其言固
是也。然迷戀不解者。婦女之情。爾我皆然。且忘恥乞
憐者。以切中之念。甚於忍恥也。汝請憐焉。對曰。汝悅
慕如此。則何爲不先納約乎。後人而欲奪人之懽。誰

將憐之且隨需隨與是同郎於器玩也錦木變色曰甚矣汝之忍心也苟不得請無面目復見諸姊妹唯
有死已予不徒死請與汝俱賤機冷笑曰爲郎致身誰不若汝凝然不動錦木益怒懷中取尖刀抓賤機
胸將刺了鬢驚呼大伯度婆遽來救之得解於是大
伯請賤機曰汝爲正嫡錦木爲次妃各當月半則如
何賤機諾錦木大喜自是大三郎縉戀忘反復雖之
志旣蕩囊中亦罄其徒離散娼家稍稍厭之賤機亦
情意日踈唯錦木憐其貧窶一日不見書以相招來
則與金償費親愛益密一日問曰仄聞郎有大志將

有遠行何故大三郎具告以實錦木流涕曰不知郎
孝義之人狐惑其心徒消歲月者妾之罪也妾雖貧
賤豈不能衣食郎乎不獨不忍別郎且欲以辱賤機
之不貞也雖然不可以妾之故重誤郎之大事也願
郎速行復讎乃爲誓書曰夫娼妓之誓鬼神不憑唯
妾此書質諸天地無誤郎能遂志則郎之妻也願郎
勿背大三郎謝曰予所以留連於此者以汝情義之
渥不忍睽離也今聽汝之言深銘心腑當速行事成
則以告汝或不幸死仇來生必爲夫妻生死無違於
是錦木謂大伯曰老母疾病請加限二年貸三十金

與之乃與大三郎曰以奉行裝固辭錦木曰是妾不顧不孝之罪而所獲者也而不受則棄妾之誓也乃拜受相別自和州歷高野和歌山詣勢太廟由東海道自舞阪借馬至濱松馬夫凶悍騙賃辱罵大三郎按劍叱之嘲笑曰汝欲斬斬此鼓臀不之不勝其辱一截斃焉驛中騷擾大三郎逃入大信寺見僧告故請匿僧諾少時巡羅來捕僧拒不入卒長一人請入見大三郎詰狀熟視其人如有一面之識且與母所語狀貌相符大三郎意喜問曰足下世本藩士乎將客仕乎予念鄉之切并及故人而今見足下容貌辭

氣與予故人相肖是以敢問已對曰予本仕白川侯稱清水某有故去國今仕本藩言未終大三郎大呼曰汝不知予乎藤戶大右衛門予大三郎其試予之刃權左衛門驚走自後擊之少傷踰牆逃去追之僧止曰外有捕盜卒并里人數十百人如何可當請少待之住持僧命駕入城為許曰孝子欲報父之仇仇亾願由君之靈得逞其志濱松侯乃命有司召權左衛門往索其家不獲侯怒大索國中境外姑館大三郎於寺而竢焉旬有餘日猶未得其踪跡大三郎忽中風日劇一日侯使人問疾醫來寺僧亦憐藥哺將

宿傳通利 卷之六
息無所不至而食飲日減困憊益甚自知不起乃力疾爲母氏及錦木書屬僧曰予母在東都死則致之又曩在大阪時與新街妓錦木親狎深蒙其憐遂爲夫妻約臨別贈三十金是其賣身所獲也今餘二十金請并書致之外五金奉以爲香火之資以何遂死其母得書號哭欲絕十藏父子亦不堪悲憤以何十藏病死遺命新藏汝必復仇錦木聞訃一慟乃絕妹妓八橋解救得甦於是杜戶謝客七日時難波有鐵眼禪師盛唱黃檗宗乃往謁具語大三郎本末奉二十金請設牌起墳以薦冥福鐵眼稱其貞潔嗟歎不

已錦木謝且曰妾賣身限滿必當雉塗請師授記相約而歸鐵眼每對客口錦木貞節娓娓不置由是節婦之名傳播一時客慕來者如市無先容者不得見其面大阪富人天王寺氏小兵衛子小太郎素好與嫖客豪貴者相爭聞荊木樓近有普賢化身非貴客不得買其笑乃率諸游徒往接錦木相約至月盡不得遇他客他客如之竊屬諸惡少伏塗毆傷小太郎其父聞之欲逐小太郎親戚爲謝曰彼平居檢身未嘗聞有流蕩之行而今遊娼家者慕錦木貞節也何其罪之小兵衛頷曰予亦近聞講師說新街妓有

節婦居泥中而不染。晉濟應化也。其錦木邪兒親狎
貞女者可謂奇緣也。宜迎錦木爲婦親戚驚喜乃遣
主管贖錦木約值五百金先與二百金曰當選吉相
迎。錦木意謂予與郎爲夫妻盟而每日接客者身已
爲娼末如之何也。如或一旦爲人所贖薦枕席是事
二夫也。且人將曰賣貞節以爲身謀者也。生而取身
孰與死而全節。乃搦筆爲決絕辭。妹八橋來賀曰。姊
不獨得從良且爲豪家新婦。妾亦與有光榮。錦木懷
書意色愀然。八橋怪詰對曰。不忍與諸姊妹別。不覺
傷心已。八橋察其僞相怨曰。已爲姊妹而且有所隱

者。未信妾乎。妾知姊有所懷何爲不語。錦木見其誠
實乃以故告八橋曰。姊心如金石不害義以求生固
當也。然妾有一計事如不成則死未晚。請少待焉。乃
告大伯曰。錦木貞烈不可動也。強嫁之則有死耳。請
熟思諸。大伯驚曰。彼如致死則予殺之也。汝善慰諭
之。乃往天王寺氏見主管曰。錦木守節如此如強迎
之是自招禍也。敢辭贖金。主管怒曰。是求善價欲變
約也已。汝旣受金豈可變乎。曰不信。予言宜見錦木
審諸。主管以告小兵衛。嘆曰。爲予家婦雖良家女亦
所願欲也。而彼如此可謂富貴不能移者乎。彼意在

欲被緇已當持金與之。令其自贖以從其所欲耳。是天感彼貞志命予贖之也。予豈可違天乎。主管持五百金與之。以主人意。錦木謝曰。深感高誼。然無處之賜。妾如何受之。且妾卒當捨身無所用之。誠以主人之惠。得不迎娶。妾當在此。送日迎月。報志有期耳。豈敢以非分之財。脫身之爲乎。子善爲妾辭。主管服其義烈。告大伯云。錦木不受金。予亦持還。則辱使命也。予且遺之。汝其拾之。而在所用如何也。已。大伯曰。室有遺金。拾之何尤。而子主人不唯不怒。變約捐金與之者。嘉錦木之節也。主人無一面之識。猶且如此。予

雖賤賈家有節。婦付之不知。豈忍爲之乎。故當不受。一金使彼脫身。而違長者高誼。爲不恭也。其受二百金。以成長者德而已。乃使錦木從良。錦木喜。乃辭諸姊妹。服飾器玩。盡與八橋。而別直往。見鐵眼。薙髮且請居山中。苦修鐵眼。謂青年美貌。何能保僧徒之不惑乎。不允其請。於是姑寄居姨母所。一日姨出。錦木燒鐵器印。其面痛楚。眩絕。姨歸救之。得甦。對鏡欣然。謂今而可以得請。再見鐵眼。驚嘆曰。實鐵石心腸哉。乃止山中修業。云。新藏承父遺命。乃祈淺草大士。每晨寅起。新水沐浴。往拜。不避風雪。旣九十有九日夜。

夢一士騎馬老翁執韁來呼新藏出指馬上曰是汝仇也何不疾報喜走入內執刀則覺益信靈感直往謁告滿百日期而歸少之一人乘馬過門墮而暈絕抱入撫視稍蘇與湯粥遣歸問名居對曰予居黑鍬谷名彌介鬻馬爲生重生之恩不敢忘也拜謝而去自後時時問遺延寶四年十二月彌介來謂曰吾主人岡野太仲者窮乏欲賣寶劍此劍出自侯門三物刻鏤如此以爲奇貨可居是以來告新藏意喜以爲其必白川侯所賜清水也乃往見之主人相貌與所傳聞不差出刀示之亦是也乃問曰是子家世所傳

乎將所求獲乎寶物不可不審出自故敢問爾對曰予本事白川侯稱清水某是侯所賜也新藏得審其實大喜欲進刺之而不帶寸鐵不可奈何乃假對曰實希世之寶物小人所希見也何病無識者語間見庭上箬葉帶雪指示曰名工所製神彩宛然取劍爲見之疾呼曰藤戶大右衛門義子新藏復仇拔劍斷右臂又自右肩及左乳下斃焉事聞政府命白川侯召歸新藏復其田祿云

論曰大右衛門妻之失節不思夫之殺身以家職吾之由可謂不義也十藏亦可謂有始無終者哉大三

郎之溺色其孝之不誠也宜矣不能復仇也而其與
新藏結義終克紹其志所慮者遠矣哉錦木娼妓而
其節操之烈可以恥世之士而貧婪女而姦濁者百
世之下足以想見其風采也大賈之捐金娼家之廉
讓皆爲錦木所激勵也德之所以感人深矣哉

失篇名

晉侯寵禮其大夫賜以佳鷹大夫拜受而退其臣語
大夫曰方今國步艱難用度不足朘刻士祿減削吏
俸稅歛重而農夫失措交鈔輕而商賈不通士人怨
咨於上庶民驚擾於下夫乖氣之感必招災孽萬一

加之以風雨水旱之變或有縣官興作之徵則將何
以應之在上者誠宜怵迫惕厲聳心衡慮日夜思謀
所以救應之方豈其逸于遊田溺于宴安時乎夫鷹
犬者逸樂之具不急之翫故古之明君國富民豐間
暇無虞之時猶尚放之遠之主其思諸且夫主家亦
貧入小侯之賦而倉穀無半歲之儲稱百乘之家而
厩馬乏一車之駕負債不還失信於細民廩俸見奪
背恩於臣子顧一禽雖微計其所須非費中士二人
歲俸則不給且近郊之地田獵有禁雖受君賜將焉
所用庶熟思之於是大夫朝私侯嬖臣曰予也以辱

棟芻親列宗籍未叨君友愛寵錫珍禽恩禮優渥不
 知所以報謝禮曰君賜生必畜之固當刷其羽翮慎
 其條鞫以耀榮賜顧予之拙於治家一二臣妾尚且
 不能供育况敢違及其他馴養之費實不能給且無
 知其性者有如調攝失宜或殞於饑寒籠絡不慎忽
 狎於雲霄則不敬之大其謂之何私願姑以所賜還
 寄鷹坊使鷹師時其饑飽習其搏攫如或依君之惠
 就休暇於食邑姑復受諸鷹坊從禽于田野以愜寵
 命或又賴君令德國饒民給家政亦得苟完則當終
 受所賜以優游乎治安之世子其為予圖之嬖臣以

告晉侯嘆稱久之於是出今日日視朝親錄庶政退
 諂佞求直言出宮女放鷹犬罷不急之務汰冗散之
 吏抑公子奢侈禁後宮麗飾惡衣菲食躬服儉節行
 之三年國富兵疆鄰國化之

記

新脩周防州大崎邑玉祖神祠記

曩者予悲夫世之不知神之功德而廟宇卑陋加以
 荒廢其愈久而愈湮沒謹稽史氏舊文旁撫祝家遺
 聞略記神之履歷與祠之所以興衰而授主祀土屋
 政經布之國中政經慨然有興復之志多方營求日

夜不居有年于茲今年春藩准周府知縣平經奉請
新脩神祠卽令知縣監督其事於是會屬吏召匠師
詳議熟度頗廣舊制而大之凡爲殿二神殿前殿共
若干楹廊一長幾筵廣幾尋神殿故景茨今改檜皮
凡用工若干役夫若干凡費用錢若干米幾十始于
春三月至于夏六月訖功傳曰祀社於國所以列地
利也又曰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夫吾周神祠秩
于祀典者凡十而玉祖爲第一出雲次之仁壁又次
之而皆冠以玉祖號稱玉祖第二玉祖第三則知明
神爲祖出雲仁壁皆爲小宗也慶長災及火延神殿

一道白氣出於內殿飄乎北去直至德地二宮而收
焉當時觀者無不驚異而仰望而起敬也神之尊重
威稜如此而風雨水旱災害疾疫苟以明信至敬之
意禳禱祈求之則其豈有不影響應之者乎哉而後
地利可以列焉百貨可以極焉予旣撰上梁文恭綴
頌辭以祝侯家崇神愛民吉祥善事宜膺景福於無
窮者今又嘉其成功且喜神德之顯于世謹記作新
本末并題諸執事姓名以傳將來云

周防州娑摩郡下野右田妙見祠記

妙見也者蓋北辰星也而釋典稱妙見菩薩云按天

志北辰在紫微為天之樞北極五星其最明者曰帝
 坐乃太乙之常居而日月五緯經星之所環共也凡
 經所謂皇天上帝則是也其尊可以知也立祠祀之
 若夫天師之徒其來也尚矣禮諸侯以下不得祀天
 則道家之妄勿論於方外矣本邦有其祠始于琳聖
 太子云意者百濟王私祀於其國而後世子孫奉其
 祀猶之先秦立時休屠王祀金人乎按大內家譜琳
 聖太子百濟聖明王第三子推古帝十九年辛未來
 朝先是州青柳浦有大星降松樹瑞無何太子避難
 到于州多多良濱乃革青柳浦命下松以星降
松樹也初妙

見祠祀之後遷祠于長州桂木山至琳聖數世孫茂
 村又遷祀于州大內縣氷上山及此處云或云此祠
 茂村八世孫弘俊右田小大夫
食邑右田所創也不知孰是蓋
 大內氏之盛也崇奉如在故氷上山壯麗海西無比
 矣今藩亦寄田數百頃歲時祀之此祠雖小乎亦至
 今祭祀不廢寬文己酉邑主毛利智生子改作寶永
 丙戌文子重修今歲延享某年今大夫又重修之予
 應奉祀渡邊定賢カカ
カカ需謹書其カカ
カカ際略云爾

安部氏水樓記

樓臨水焉廣輪可十笏棟去地三丈以長扁曰枕流

樓北蒼翳乎鬱乎。正面樓山曰鴻嶺。大內氏之虛也。山下陂池東走長阜曰長山。盡長山巔。矯目仰視則視方便諸峯屹然隱天。鴻嶺西二小峰如兩甌。別出曰二陵。緣其足。村曰糸稻。再成丘在村西者爲障子岡。經岡北折而西。乃吉敷赤田瀧塔諸山如繚垣而環拱。羅立復西而南。連山中斷。乃小郡也。樓臨焉。水曰牛盧川。實後川也。蓋鰐石川緣郭前。此則負郭也。南注入鰐石川。清冷可愛。長山距小郡提封三十里。沃野爲連山所抱者萬頃。而衍溝渠脉散疆場。綺分蓋樓之所觀。盡於此焉。大都樓觀之設亦以遊目逸思。

也。苟不能自足乎。章華叢臺之華。迎風凌霄之高。未足以適其意也。自喻適志。與又何所不足也。顧夫暮春之月。陽和布氣。烟花更獻媚於前。六月之交。高枕此焉。清暑卽金谷之豪。蘭臺之雄。亦唯是已。乃至秋冬間。尤難爲懷。其斯主人之所以遊目逸思。將以自喻邪。主人安部氏名彦周。州山口酒家。其先爲賀茂祠。部樓在其後園。云甲寅冬。余來飲於樓。請記。是爲記。

寸松軒記

箕豆冶子居閭閻中而抱物外志。雖陽逐什一陰冥。

乎自足。平素有陸羽之癖。而其所相善。多幽曠。有風致者矣。築堵室於其後。圍以為游息處。自命曰寸松。幹理有餘力。則入此室。處時會臭味者。賞菟道之品。詠玉川之歌。超然樂其樂。而不見異物。而移焉。夫達人。大觀視小。猶大長猶短。故曰天下莫大於秋毫末。而泰山為小。且也。方寸之松。已有凌雲氣。則容膝之居。豈無無涯樂乎。斯其所以自名軒也邪。

絃誦閣記

藩公族豐西君燕息之所。曰絃誦閣。命余長愷為之記。請問所以命名。曰取諸禮。春誦夏絃。請問所以取

諸禮。曰吾自。成童志于學。樂聖人之道。不見異物。而遷焉出也。恒於斯入也。恒於斯。夫聖人之道。雖博矣。大矣乎。而所以達材成德者。唯在樂正四術已矣。而禮之為體。其守大嚴。非燕居之所宜。恒肆及則。唯有誦讀與絃歌也。已而絃誦亦豈離禮乎。請問所以為記。曰夫樓閣臺榭之設。勿論象魏懸政靈臺望祥。即其次若白虎石渠論同異。天祿蓬觀校秘書麒麟凌烟圖股肱鷹揚之臣。皆聖后明主。所以垂法將來。擅美當時也。煥乎盛矣哉。自此以降。或者飛廉栢梁。通天八風。憑虛竦雲。以延方術不誕之徒。學尸解升遐。

之道庶乎列仙之時遊必乎性命之可度或者章華
迎風銅雀凌雲雕玉碾金壁璫窮般爾之巧竭黔黎
之力不顧中人十家產采神女乎高唐納宓妃乎洛
水池其酒丘其肉遺老忘死湛樂之從馳無厭之欲
宜非度之遊斯豈仁人君子敬天子民之意乎且夫
辭賦之作文人爭長是以蘭臺風兔園雪景福靈光
之流靡不窮宏富於山川競藻采乎月露侈言非經
諷一勸百亦豈湯武銘物之意乎夫吾閣也最爾在
正寢側棟宇無翼棘之美楹桶無丹刻之文遠焉無
山嶽江海可以騁觀邇焉無卉木魚鳥可以悅目所

有不過圖書翰墨絲竹鐘磬已或得士之賢者延而
友之或得臭味者相共為曲室談揚推古今討論墳
典誦詩鼓琴遊焉息焉以適我志是已雖不及平津
東閣乎亦吾志也子其記之長愷曰古云位不期驕
祿不期侈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養然而世之
居富貴者多淫驕樂鄭衛蕩心靡曼伐性民膏民脂
以奉一身不顧敗家亡身之禍吾何以觀之哉易有
之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今也大夫
以伐冰之貴百乘之富燕處一室天在山中象也而
其所畜養可以觀焉有始有終不改其樂以此輔君

則獨見成敗得失之機於無朕使君超然立乎明聖
之域乎以此從政則豈帝與人誦子產哉其斯一國
之所望於君哉若夫日宣三德夙夜浚明固不須言
也乃書其所以命余以為記

虛舟軒記

小笠原君家世習禮仕本藩君為人剛介而有容簡
質而不野嗜學好古勿論其家學乃至本邦諸禮家
所傳名物度數少儀末節無所不訪索考究也君昆
季三人友于天性款愛曲至乃相共謀曰吾之所以
代耕者不及中農一夫之產是安能得以養妻子無

凍餒之患乎雖知廢大倫之獲罪名教乎吾不能屈
吾之志以為不可為者也不如潔已以事君不諂權
貴不趨勢利於吾心安之為愈矣於是不畜妻妾僦
居城中一奴執爨百爾蕭然乞士不帝也猶且厭市
井塵囂乃卜地城東三十里藍原築堵室而成則告
暇或半月或一月遊息歸矣乃謂予曰吾老矣若依
天之靈幸得不死以乞骸骨將老於此焉蓋藍原之
地連山相對層巒疊嶂撐天蔽日喻霧啟雲一道長
川發源德佐生雲萬壑合流激奔如雷激滯如藍縹
帶出沒於其間乃至高猿長嘯屬引清遠者大抵如

盛弘之所記焉。其他無有奇觀勝致。吾唯愛其險僻幽邃。人跡不至。爾及吾閒暇。携一奴。駕扁舟。溯洄而上。泛乎悠乎。不必窮日之力。倦則執壺獨酌。陶然醉。嗒然睡。不覺其既至門也。至則農夫樵子。爭席而坐。談稼問圃。儻有客至。相及煨芋。淪蔥把苦。啜茗啣。鹿鳴以當宴樂。亦足以終餘年矣。子盍命且記。諸子曰。子之在舟也。醉而睡耳。孰知其為有在廬也。猶在舟也。請命以虛舟。遂書為記。

大笑軒記

大夏奈君謁瀧子曰。余近築書齋於後圃。扁曰大笑。其制矮陋。無有卉木水石之奇。遊觀遠覽之勝也。雖然。余中年以來。學賦詩。屬文。雖職事靡盬。而退食之暇。灑掃一室。明窗淨几。焚香啜茗。讀書誦詩。時或興至。搜思溟海。騁情烟霞。亦足以陶寫俗累。忘老卒歲也。願得子之一言。以為記。瀧子曰。異哉。命齋乎。夫笑者。喜之發也。而又有非笑。有侮笑。有諂而笑。媚而笑。疾而笑者。君之所取如何。曰。吁。終風且暴。詩人所刺。逢意令色。腹劔口蜜。脂韋絜楹之徒。壬儉奸譎之人。所長齟齬冶容。作態獻悅。俳優娼妓之所為。士子所恥言也。若夫或如黃河清。或顧影落水。類者五行之

氣有所偏入爾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余也譏薄
未能信希微恍惚不可道之道也猶之蜩鷓笑大鵬
乎是余之所取義也雖然又有說焉余自承乏政曹
數十年于今不納貨賂不受請託唯知奉職已矣非
不欲與加級增秩之賞而知有命不可求而致焉故
無復患得患失之意也余少時喪父既已四十有餘
年門不出喪車老母在堂室家和洽子男蕃息無有
病瘦憂患攪余之心是以開口笑者一月中不止四
五日耳是可以爲大笑乎隴子曰然予聞諸師曰笑
者人身之和氣祥風也夫君之在職也無激危迹而
乎記

柳下亭記

長野君卜居本府城東鍛街前爲鍛工肆肆後五十
步所築室竹籬柴門蓬蒿没人蕭灑清迥若出市塵
表者庭有一柳樹苑乎蔭軒因扁曰柳下亭南郭先
生所書寄焉後圃松樹子楚楚可愛黃菊叢生宛然
三徑中物也又有一大盤石時時坐其上手酌濁醪

崔氏通和 卷一
哦詩撫琴或醉而睡自謂是予醉石也或曰雜處鍛肆自稱柳下子豈其慕中散曠達乎君曰否予不好鍛且白眼於禮俗者何其隘也予之所不取也而惠之和不可及焉所願則陶彭澤乎而其忠烈之節高尚之操五柳蕭然望其門而其人可知也則亦非予之所得學焉唯其酒乎私竊謂不在彭澤之下是豈不足當一柳乎哉君為人倜儻有才器歷練世能通知事體自少徃來東都時時從南郭先生游焉又事吾周南先生而其學不事章句大疾書生浮華空言腐談故不欲以學自著也其游卿大夫諸貴人間滑

稽笑謔中忽發議論以通諷諭時時揚摧古今或略誦說詩書旁及百氏一座稍稍傾身則亦復諧謔如故君自以為狂生人亦不疑焉其所著文辭率亦如此周南先生大奇其才送君之東都詩云未逢脫穎日歷落混三千且題曰送柳下生因自稱柳下子亦與予善固知其貌雖恭而傲骨骯髒不屑為五斗米磬折者也故為記其亭君名庸字子祇長野氏

絲竹園記

大東右文之治百五十年于今矣雖幽邃阻逃之地乎靡不光被大化生民安堵樂業也乃石長接壤也

雞狗相聞，莽蒼相望。而其民至死不相往來。則藉令有其大夫賢者，亦將安得踰境從事其人乎？庚辰秋，都和侯東觀其大夫成章，布施君為相而從焉。時予亦遊學在東，於是初得相知，竊以為幸矣。大夫為人敦厚好學，賢者也。時時以文會予，嘗語予曰：吾有山園在敝邑，郊妹山腹前有桔部川，右有澗水，麓有民家，園有射圃，曰藏器。寡君時來習射，其他唯有山花野卉，自節春秋已荒，茨數楹曰枕流，僅足以偃蹇游息。已都名之曰絲竹，取乎左太仲詩云：蓋敝邑割封四面皆山，是以靡有遠覽，昭曠之致，六境八勝之奇。

可以恢文人之襟懷，寄藻士之風詠者，也是豈足以為語乎？雖然，有說焉。夫敝邑為邦，雖最爾僻陋焉，有民人有社稷，具數列藩，則有朝聘賦役之制，嘉會燕享之禮，而以吾之不敏，藉寡君寵靈，蔭祖先勲，勞世祿世爵，辱上大夫事，猶之學制美錦乎？夫孟公綽之賢，猶且不可為滕薛大夫也。况在吾儕，有如謀猶不良，幾微不慎，僨國家事，貽寡君辱，則謂之何？是以惕厲戰兢，淵冰不啻也。在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尚懿戒，吾欲子之為園志，以儆吾也。予曰：善哉！大夫之立志也，予雖不文而不能比，矇瞽之誦乎？易有之：艮兌

爲損坎兌皆水也。澗溪川流奚擇焉。君子觀山下出
泉象以果行育德。蓋大夫之退而遊園也。其蒙之時
乎蒙以養正聖功也。出則以九二之德包蒙受陰以
克事者大夫之任也。損者損下益上也。懲忿窒慾損
已有孚損奢而儉。損過而中。損滿而謙以匡救獎順
則假使中下之主亦安不有感孚者乎。且其君之臨
也不在宴遊而以射則剛明中正之君而與剛中之
臣也。其遭遇之隆也可知矣。故曰有孚元吉是予之
所以得締竟外之交爲幸而爲園志也。今歲辛巳秋
七月都和侯就封大夫從焉。遂書爲贈。

遊駕島記

駕島者在備後州玉浦。一名東南海上二十里。松本尾道。達夫祖重政翁孝義著稱鄉黨。藝先侯嘉之。實文二
年壬寅賜駕島以褒獎焉。蓋當其時山皆童而兀焉。
地則斥鹵焉耳。公躬躬自艱。草萊種樹木。相爽塏。蓋亭
宇以老焉。浸假以歲月。山林陰翳。卉木蒼翠。麻麥禾
黍芄芄。離鬱爲一勝區。於是元祿三年庚午秋七
月。藝先侯就國。繫彩鷁於此。遊矚勝致。嘉翁拓創之
功。召見公。及長子重長。各賜時服一襲。翁勅子弟曰。
勿忘吾侯之大恩哉。予拮据之勞。亦可懷也。欽哉。勿

窟。墜厥緒乎。至今達夫相傳。四世保守。整理有光。先世藝侯臨此。亦凡三君。云往歲達夫介周人求予詩之。今年庚辰春。予遊東都。道經玉浦。訪達夫。乃誘予命舟倚舷。共飲俄頃。近岸翹首望之。粉牆如城。洞門屹立。稍南維舟。自洞門左上。牆內左右列障如甬道。右上清音亭亭。北數百步有鎮守神祠。亭前曠廓。西上二門。右爲重門。常關。唯侯出入焉。左門當大觀堂。廳大觀爲藝侯稅駕處。廊廡庖湑皆備焉。堂前除假山接西山。趾多鏤蕉奇石。頂有望海亭。東北眺海。千帆隱見。群山高低奇觀。非一下山自廳前南行。左有

府庫浴室。西折有門。稍上面山。小門扁多。聞山山路險滑。左折磴盡。山夷蒼松繚繞。昆沙門堂旁有鐘樓。泂澗而上。有叢祠。又上有醫王堂。渡梁而下。草亭安石。地藏像。稍下有巨石碑。乃祖翁貽厥之辭也。菴曰無諱。奉翁真影。菴前怪石槎枒。蘚封藤絡。懸水激奔。受以淥池。可以洗耳。跨小橋。東折。右有花園。木芍藥金帶圍。其他花木芳艷可悅。園東有涵裾亭。與清音對峙。循海南行。列松夾道。右顧草舍四五。簷佃戶也。過華表。西折有蛭子祠。其側亭曰清暉。俯臨海岸。巉巖崒嶽。敬駕浪怒。潮噴珠捲雪。極目豫讚之山。縹緲乎

天水一色中田嶋桃島百官嶼阿氏岐弓削砥石因
島或如伏虎或如蹲鷗如畫蠶者如浮萍者似孟者
似羸者凸者凹者竦者偃者棊散漚聚不可悉狀焉
命酒亭上披襟共醉歸清音之亭揮毫鼓琴以酬勝
境之奇遇達夫謂予曰吾儕小人幸被休明末光爲
太平一民而今與子共優游於此豈樂飲酒者亦豈
非以吾侯之寵錫與乃祖之勤勞乎子旣詩之庶復
文之使吾得以傳公恩於無窮且以潤色祖業則此
遊亦可謂非偶然哉予諾而就寢明蚤發舟自今津
上達夫送行五六里飲餞酒肆申疇昔請乃爲記其

遊寶曆庚辰春三月

